

著名世界譯漢

經濟學歷史方法論

胡斯羅基 羅齊爾 著
鄭學稼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W
8
6
6
R

L. Wolowski
William Roscher
鄭學稼譯 著

譯世
名著

經濟學歷史方法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經濟學之歷史方法……………胡落斯基 (L. Wolowski) …… 1

經濟學方法論……………羅齊爾 (William Roscher) …… 八

經濟學歷史方法論

經濟學歷史方法論

經濟學之歷史方法

胡落斯基(L. Wolowski)著

「我們將永遠不能完全通曉習慣法的原因，除非我們亦具有那不成為習慣的悟解。彼此是互相聯繫着。我們本無奴隸，何為乎自身感受奴隸問題的煩惱……用初學者之語。」

(註一)

「我是人，我想凡屬於人的事物，對於我是不會生疏的。」(註二)

『那卓絕的和顯赫的哲學』。(註三)

(註一) Cui, VII, in titulu, Dig. De Justicia et Jure

(註二) 托倫司(Terence)語

(註三) 西塞羅(Cicero)語見 De Or., I, 43.

經濟學之歷史方法

在本文開端，揭示若干無謂的語句，並非有何妄想。這些引文，爲我們指出運用一種新的方法，去研究經濟學的結果，並使我們求助於詩人兼道德家，法學家及哲學家的威權。作者在上面所徵引的文字中，發現有最高貴思想的流溢，這些思想，筆述於下：大公無私之歷史的探究，人類道德的和物質的欲望之強烈情終，與哲學的啓迪，應在一種科學的教義中統制着。其目的在對我們指明，要用以滿足我們諸欲望的那些物件，何以被生產出來，和何以在幾個階級中或且在一國家之各個人中分配；又何以牠們彼此相互交換，與何以牠們是被消費。

十九世紀給我們幾宗貢獻，實在是更有甚於機械力與自然力之迅速地豐富地發展所呈現之可讚美的奇蹟。這都屬於人類心智普遍進步的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這僅是人類心智普遍進步之一種結果而已。革新道德的與智力的研究，已成爲應用於勝利思想之事實的出發點。科學蓋

已超出於藝術之前矣。

方纔所說之各種研究，最初提到的，便是哲學。牠教導我們跨入人性知識（正義的基礎）的領域，並把牠的合理願望繙成我們所能了解的語言；至於古時所稱為真理之預言者的歷史，在我們面前映現已往的真實景象，不僅為集成一種事實的輪廓已也。且隨以事變之生動的進行，與制度之有機的發展。至少，這有機的貢獻，是那些具有高貴心思想者研究的結果，而他們為更生過去時代之真實形態會供奉許多精力；這樣的貢獻，是屬於我們所賴以成功地完成革新歷史研究那些人們的努力，而這個努力又是他們以罕見的熱誠和卓絕的聰慧獲得的。

這個歷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在哲學領域中，在法律範圍內，已由努力的結果，得到極大的功效，因此我們相信，如把牠應用到經濟學來，亦可證實其效力之不小。牠已保證我們，不會容易地被先驗（a priori）的觀念，引入迷途。

由於數世紀來，生活與經驗兩種結果對我們的顯示，由於用何種步輪使人類的心智達於目前之卓越地位，和過去所受之教育為何，對我們的教導，足使我們從現象面深入於支配諸現象的

原則；從事實而至於規律；且已用遲緩的但卻是逐漸進步的諸國家之天才者的貢獻，代替那獨斷的假定和純粹理想的方法。其對於哲學上之高貴的學理，既不會變為聾而無聞，又不會否認事物本性所產生之永久的關係。且決不會的。在相反的方面，牠對那知識的探討，供給以一種健全的原理，因此又可以說，牠能答覆一切道德科學的問題。對於這一點，羅齊爾（W. Roscher）說：「政治學的領域，雖已有如此的擴張，但均在於輕氣球中；自今日起，應當立足於穩固的地面上了。」

如是理解着，歷史決不把自身探研的範圍局限於僅僅平鋪和直錢；牠又負擔那批判的任務。不過，在牠抑壓所有的意氣和摒除已經流行的錯誤，期由之恢復對於過去事實的重視時，決不可把過去的歷史變為崇拜物。牠在事實面前，要勇敢地觀察和考究，自身不必卑躬屈節，並以沮喪的眼光去禮拜。由此，可以明明白白地，對我們指出，那些束縛我們的桎梏，使躁急的鹵莽和令人厭煩的慣例，立即消失無蹤。

對於大公無私的態度，所欲反覆叮嚀者，不是對事漠不關心；公正之分派於過去時代，將淪為一個無效的懷疑主義，或成爲一個流行的樂觀主義，其間並無危險。

如這樣的明瞭着，歷史的研究，倘有他種利益；牠使我們習慣於堅忍地和公正地對事物加以考察，並習慣於長時間的努力。在開始時，其真正的結果，我們無法探得，但當沈毅的研究繼續不已時，便可尋獲着牠，也僅在這個時候，有那麼光明輝煌的結果，突現於我們的眼簾。牠又使我們從急迫運用的致命束縛中解放出來。

極其躁急的去追求結果，對於科學是再致命也沒有的一樁事。這些結果的獲到，在我們這一時代，祇是太多了，牠並推動學者接踵地以最匆促的態度去探討，牠更產生了輕率的結論。

著名的學者休哥 (Hugo)，是德意志法學界中歷史學派祖師之一，曾說過下面的話：「從事學問的探究，係由公正地嗜好科學而來，這種探究，最初所允許的利益除真理和思想的陶冶外，並沒有別的，但已算是贈給我們以最豐富的報酬了。在一切科學中，若使我們僅僅接近那些其實踐上的效用久已爲人所知的各種原理，我們是否不將落後呢？今日由許多發明的事業中，我們所得的利益，又是否爲牠的發明家所從未夢想過的呢？」（註一）

毫無疑義的，這個趨勢，除非受着別種要求的限制，仍不能避免訛誤。我們或者會被那些高貴

的研究所特有的吸引力所迷惑，致陷於陳俊和墮入一種歷史的神祕主義 (historical mysticism)。歷史的神祕主義最終的認定，以為無論何物之存在，都是絕對真實的；牠既不局限自身於暫時現象的闡釋，反運用所有高貴的原理去考察。我們當依照馬利柏蘭茲 (Malebranche) 所指出的話以努力避免詭譎的危險：『大學問家的研究，其目的係欲獲得在別人想象中潛伏之幻想的偉大性，而不是追求他們自己腦中的更大的智力。他們使本身的頭腦，成爲一座倉庫，在此倉庫中他們不依秩序不加類別地集納外表似爲博學多能的各種事物 (everything)——我所謂各種事物的意義，是類似希罕的或且獨特的，又可以引起其他人們的驚異的而言。在這個古物博物院中，他們一致矜誇其所集合的古董，但牠們並不豐富或充實，而且牠們的代價也不過是幻想，機會或熱望而已』。

炫耀博學，可以蒙蔽真理，並葬埋真理於牠的外壓力之下，而不是把牠推上光明的路途。集中精力於過去物質的蹤跡，可以使牠離開現在之智力的運動，並給我們以學者的意味和無疑的重大的報酬，但這一種人的活動，好像是他們同時代隊伍中的陌生之人。

對於實際沒有認識的能力，又沒有具有高超的觀念，這一種人，實實在在或可成爲一個博學者——但他卻不能成爲一個歷史家。然如習諺所謂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像這樣高貴的研究，可以產生最佳的和最有用的結果；也就是說，牠會保障我們避免虛偽的公式和無意義的幻想，因此我們尙必須追求另一個途徑。

蒙泰尼(Montaigne)說：『世界是不能够醫療自身的。她是如此地容忍着牠所有荷負的痛苦，她所想到的，僅僅是自身將要怎樣的解脫，而不問及其代價爲何。成千的例子，對我們指明她的自行療治，一般地是花費等於一己的價值。解除目前的罪惡，不能算做醫療，除非對於情況有一種普遍的改善。善良不會立即地繼續着罪惡。一種罪惡和一種更壞的事物，卻可以繼續着他種罪惡而來，好似殺死凱撒的刺客們(Caesar's assassins)，他們曾推翻共和國，使他們有一種理由去懷怖對共和國的干涉』。更爲常見的，就是這般人們，自身放棄他們的想像力，且未曾顧念過去，把自由、的諾言與專制主義的烏托邦混合起來，這個烏托邦，是他們藉選舉的名義以欺騙國民的。輕視時代的任務，他們以爲他們能够在曾經破毀和崩碎之震動的土地上面建立起來，直到把這個震

動與泥沙的移動相比較時爲止。

對於過去的藐視，與對於改革的熱望是互相聯繫的。人類都想破壞那些祇須加以轉變的事物。確然地，他們不滿意於已有的任何事物，而直向新的將來邁步前進。這樣，經過精神上的刺激和打擾，痛苦即漸趨消失。破壞的工作是那樣的容易，於是假想着建設的工作，也是如此。因此，制度產生了，好像世界已經開始着更新。自由的驕誇，和人類活動的自矜，變爲科學的原理；而且和一切新的諸原理相似，牠要求着唯一的和絕對的霸權。理性主義統治着；抽象的哲學對於諸民族生活的習俗和必需的條件又加漠視；日前在其中所找到的和在幾何學中一樣，僅僅是原理和演繹。懷念着晚近的諸種壓迫，使我們的動作和塔爾麥茵(Targuin)的行爲相同，乃抑低上層諸階級，而非擢陞那低下者。於是自由和平等是反面地被制裁着，而不是運用他們應有之正面的和仁慈的權威，去發展所有的勢力達於至善之境，去尊貴那心思，去給與靈魂以更多的伸縮性，去增大思想的氣勢，去產生那些千變萬化的形式，去培育那些道德上的能力；期使我們更接近於大國之最後平等的領域。(註二)

我們應忘卻沒有一個人係生而自由，並每個人應當努力去獲得牠，

Feindlich ist des Mannes Streben

Mit zermalmender Gewalt

Geht der Wilde durch der Leben

Ohne Rast und Aufenthalt, — Schiller

而要使他們自身值得享受自由，由於用高尚的德性之薰陶因為定式早已變更，我們又深信着人性也已更調。

因此吾人頗易於理解，何以在這些觀念流行的地方，過去時代的研究，會被人們忽略和輕視。好些努力是用以避免這種現象的。有人質問，何以壓迫和困苦的記憶仍然存在着？舊世界已經破壞了。牠是已經毀滅了。使牠的灰燼和平吧！或且，當牠燬滅之後，仍須加以探索；並藉口消滅存於其中的罪惡，而攻擊及人類社會所因以建立之永久的原則，攻擊及非人類所創造的法律，這些法律是不能由人類去變動牠的。世界於是變為一個大試驗場，其中有不計其數之最輕率的實驗，其中

人類僅僅是陶工手中的泥土，供每個自承爲「思想家」者，任意去揉搓，他們是都給掛着獨立與自由之虛偽的面具的。

然而，事實上，若使人的意志，都是堅強的，若使諸國家間僅以牠們的疆界作區別，若使每宗事物的變更，都像魔術家在戲法中手持魔棍之揮舞，若使人類可以獨斷的創造真理，若使諸國家可完成其演進像一團軍旅一樣；那麼，企圖實現最大幻想的世界，應呈何等的面目，且將呈現何種誘惑致使用最大的力量去佔有人類事物的管理權，去消滅財產權和資本權，去滿足熱烈的渴望而無所紛擾，並供備許多最切望的享樂工具，都是需要解答的問題。狄坦(Titans)神曾企圖攀登穹蒼，但卻墮入於最卑下的物質主義中。這就是說，純粹思索的獨斷會沈入物質主義的深淵。

人類和事物，都已經變更了。然而，我們卻聽到同樣舊式的演辭。有許多人們願犁耕昨天曾爲革命之耙所掘過的土壤；於是他們相信，他們已向着進步之途邁進。他們並未曾發見他們已認錯了他們的時代，並未發見過去最勇敢企圖到現在已具着正相反的意義。對於現世界傾向於何方面未暇加以考察，他們只重說同一的語句，而用嚴重的文字宣誓，並走上破壞的道路，就深信他

們本身已在創造着新的世界了！

在相反的方向中，沒有別的情況，比這些以暴易暴的事更自然些。爲厭惡和恐怕革命的專制所感動，許多國家在政府的專制中，覺得一個避難所，或可說是他們後退到中古時代，把該時期中之訂立相互保護和獨立的契約，認爲實現真正自由的理想。歷史不再是社會生活之有機的發展了，人類也正相同於兵士，他那粗率的和善變的行進已超越其軍需供給之所在，故不得不後退他的步伐。反動顯然地暴露了。過去之和現在對立，並非一種轉向有利的課程，但爲一個必須立即接受的模型；於是人類變爲趨於後退方向的革命家。

然而，經過嚴正的研究，歷史並不知道這些慙懣和弱點。牠不能降至推崇不能復返的過去。蓋真正歷史的精神，對於各時期所屬之事物應具有正確的認識。無容說，牠的目的不是起死回生，而是去說明他們何以和如何的生存着。在與健全的哲學合作中，牠對於獨斷意志的幻想，指出一個界限，超出這個界限之外，後者（指哲學）便不能趨行。牠不斷地呼喚我們由抽象的領域，回到正確的事實和事物來。

在創造各個制度中，常被忘卻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所欲論述之人，他們和無數的籌碼相似；因為智能的專制，和一切專制的權力，毫無二致。歷史教導我們的，是我們不能達到最偉大和最後之境地，除非向我們的靈魂伸說。若使靈魂死滅了，那就不能再有什麼偉大的思想或偉大的行動。社會的生存，全賴寄托於其中的精神。例如，牠雖可屈服於皇帝的暴力，而在長時期中，牠所認識的卻只是公正之呼聲。因此，歷史上所記載之最大的基督教革命，得以完成。牠本身僅向靈魂訴說，但因人類良心的變更，牠方轉變整個的社會。

專橫的獨斷主義與處於一種逆行運動之愚昧的彖錯誤的勉力兩者間的劇烈鬭爭，已被溶合成更高的觀點，即允許保守主義和進步聯合起來。猛烈的嘗試和粗暴的企圖，對於最尊貴之哲學的教義，威嚇以將加侮辱，且使牠們受人類的憎惡；而且在另一方面，歷史所造成之制度的盲目崇拜，也會威嚇以停頓一切審察和一切自由的判斷。

但一個更健全的理論，允許我們理解着：我們是正在繼續着前一世代的工作；我們是正在發揚他們所不斷地散播的種子；我們是正在完成他們所計劃的規模，和我們正對人類的社會狀況

中那些無用的加以拋棄。每宗事是結合起來的；各件事物是彼此聯繫着的；沒有一宗事是重覆的。根據於絕對方式之驟然的與全部的革新之希望，在觸及這樣健全研究之前即歸消失。這就是指示我們，由人類心智所主持的各種改革，是如何地健全和如何地鞏固，在牠們已把自身用事實去公佈之前，那正確的精神，早已深入於全國民的靈魂中了。

法律和經濟之構成爲國民生活的一部分，正和語言與習慣之爲構成成分之一相同。歷史的權力，並不與至高無上的理性相矛盾。

(註一) 見文化雜誌 (Civilisatisches Magazin) 的導言。

(註二) 但諾爾 (Dunoyer) 著論勞動的自由 (De la Liberté du Travail)。

二

唯理主義的 (nationalistic) 和歷史的兩個趨勢，在無論何處都可以發覺牠們是對立的。牠們繼續着不斷的鬭爭，而且這種鬭爭，用新的名稱和新的方式，在每個時代中，更新復始着。既成的事實和革命的思想，在牠們中間劃分了界限。牠們在一個時期中，用中庸的速度，而在別的時期，卻取疾跑前進的姿態。不過這兩個力量，卻不是由牠們之相反的活動，使人類的運命得到和諧，而是使牠們保持着平衡，這個現象與天然建築師的手段相同，他利用矛盾的力，使全天下之人，得居住於整個世界的空間。

維克多·加辛 (Victor Cousin) 是對於這個問題最具威權的學者，曾說過，哲學的歷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 就是哲學本身的火炬。在這一方面所充滿之超越的著作，早爲人所共曉。歷史係經過哲學的啓發而大放光明，由此，牠教訓我們不要輕視事實，但同時也不可爲前事的